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4年5月17日 星期五
第XXXXX期

创新风格的山水画

19世纪,随着照相术的传入,西方写实主义理念也慢慢地进入了西藏。受到著名学者根敦群培的影响,安多强巴的绘画突破了传统唐卡的束缚,他从月份牌美人画中学习民俗审美,或用西方素描方法进行写生创作。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了介于油画风景和唐卡山水之间的过渡画法,尽管写实和平面之间的矛盾未能解决,但是这些作品依然得到了民众的欢迎,具有他自己的时代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巴画家更是加强了向汉族地方绘画学习的过程。许多民间画师主动把年画、连环画的构图、审美和技法带入唐卡绘制中,特别是对背景山水的革新显得更加自由、生动。80年代出现的甘孜藏画是在涉藏地区绘画的基础上引入中、西方创作理念、技法和审美,以涉藏地区历史政治、风土人情为题材创作的当代绘画作品。其山水画法已经突破了以往的条条框框,手法变得多样、色彩不拘一格;山水也不再是以背景的身份出现,可以独立成画了。比如洛松向秋《古驿道》一画,即用传统唐卡的画法和材料,创作具有当代审美特质的西藏山水画了。

进入新世纪,西藏山水绘画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得越来越多,包括西藏自治区的画家韩书力、余友心、拉巴次仁……四川的画家尼玛泽仁、洛松向秋、刘忠俊等纷纷把“西藏山水”视作西藏美术创新的突破口。涉藏地区的山水雄浑博大,加之厚重的民族文化,并有自由的创作空间,这全新的题材、独特的精神内涵,即将成为西藏绘画嬗变出的第一个独立分科,也将引领西藏绘画的当代化进程,成为当代西藏人关注自然、观照人生、认识宇宙和真理的直接表达。

西藏山水画,不是简单绘画元素的移植,它是经过西藏画家有选择、有思考的创造。它将日月星辰、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让信仰的神灵居住在自己的人间环境,这样一来,凡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都和宗教紧密相连,这是藏族独有的生活态度和理念,也是西藏艺术家独立思考后的创造和诉求,更是西藏山水绘画在美学上的发展和突破。此后,以清代《布达拉宫修建图》为代表的“叙事山水画”都是西藏艺术家在山水绘画方面独创的成就。

总的说来,西藏绘画的山水部分,是一个不断向外学习,又不断内化吸收的过程;也是从宗教绘画中,慢慢从背景里剥离,成为一个独立艺术形式的过程。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模仿到吸收、从简单到繁复、从附属到独立的多彩嬗变!西藏山水绘画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郎卡杰的传奇

17世纪绘画大师郎卡杰诞生于炉霍县朱巴村,相传他曾在梦幻中得莲花大师传授画艺,因此被称为“神变画师”。他后来出家为僧,一边学佛,一边绘画。他对唐卡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在天空施色时能把色彩分出细腻的层次,让天和地衔接自然完美,因此人们赞誉他为“郎卡杰”意即“装饰天空的画师”。“郎卡杰”美名流传甚广,以致大家忘了他的真实姓名。每逢唐卡勉唐派、钦孜派、嘎孜派以及勉萨派突飞猛进的时代,郎卡杰的绘画风格和流派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他的唐卡绘画吸取了勉唐画派风格,也受“嘎孜”画派的影响,是充满个性的艺术创造。本文对其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争取还原其风格、特征。

郎卡杰有极致精微刻画的能力,因而被誉为“毫毛画师”。他的精微刻画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极致的精细。传说郎卡杰的视力非常好,他能看到一根毛里的孔隙,甚至还能把一根毛插进这根毛的孔隙里。还传说郎卡杰能在豌豆的剖面上绘制出比例精准、须眉皆备的佛像。这些神奇传说,说明了他“神授”的绘画能力。我们可以从他存世的作品上印证这种能力。比如,在《如意宝藤之释迦牟尼》中左侧侍女手持一把孔雀羽扇,在羽扇的中央是一块约四平方厘米的画屏;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郎卡杰描绘了一幅微缩的《修行图》,图中米拉日巴正在洞中苦修,洞口蹲伏着猎犬、鹿和猎人。画中动物与人结构准确,五官准确,须发清晰,衣纹细密流畅;树木能区分出树干和枝叶;白云有远近层次。在这不足盈寸的空间里,用毛笔刻画这般精微细致,令人叹为观止。

郎卡杰精微地刻画能力还有一个传奇故事:据说是莲花生加持了郎卡杰,所以他画的每幅唐卡都会画上莲花生大师。后来格鲁派的寺院请郎卡杰绘制唐卡时,再三强调不能在画面上画莲花生。可是郎卡杰却在佛的瞳仁里画了极其精微的莲花生像,而躲过了寺院管家的验收。郎卡杰的“神变”画技可见一斑,而这样的微型画中画在郎卡杰作品中大量存在,精彩绝伦。

唐卡艺术

风格探微

刘忠俊

一些名词面色黝黑,一些动词气喘吁吁
 结满风尘的表情缀着一个累了的逗号
 骑行者要把自己转动成累了的那个句号
 自信地拴在句尾

海拔2000米、3000米、4000米
 路程100公里、500公里、1000公里
 呼吸像一块锻打的铁,一阵风吹空了心
 骑行,把川藏线造句

他们也许不太熟悉藏语
 就会一句扎西德勒
 他们也许不太认识藏族
 只知道一座雪山的名字
 让思想骑上轮子,咬紧牙关

骑行川藏线

高原笔记

谢臣仁

五色海

第1100期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五族群内婚与父权制小家庭

婚姻的边缘

提亲

提亲也称说亲,是由男方家聘请媒人到女方家说亲,从而实现与女方家庭或家族订立婚约的过程。媒人称为“红爷大人”,一般都是由村中有一定威望、口才较好、年纪稍长、儿女双全的,被认为是福之人来担当,男女皆可。鱼通人对于媒人的选择,最看重的是媒人的威望和口才,因为媒人的威望和口才对于一桩婚姻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媒人的身份和地位也很重要,因为媒人的地位和身份往往会成为女方家庭或家族评判男方家势背景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许多鱼通人往往都聘请鱼通社会中具有较高威望之人担任媒人。经媒人说合的婚姻往往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双方家庭都是不能轻易毁约的。

提亲首先是男方父母起意,或男女双方家庭都有开亲意愿,然后由男方家聘请媒人出面说合。当男方父母有了与另一个家庭开亲意愿时,他们首先是到公嘛处,请公嘛根据男、女双方的属相进行测算,看看双方属相是否相冲,如果相冲,是否有化解之法,该如何化解。如果属相相冲,且不能化解,则要作罢;若双方属相相合就可以找媒人正式开始说婚程序。媒人受男方父母之托到女方家来说婚,都要极力说尽男方好处。如果女方父母对此婚姻不满,往往会找一些托词。或者说需要问询家族中的长辈或者需要问询孩子的意愿,实际上很多子女根本就不知道,也没有发言权,这也是为了顾全双方面子的托词。如果女方父母赞同,一般也不会马上作明确答复,而是作出一个既不表明同意,也不表示拒绝的表态。这一方面是因为子女的婚姻的确需要同家族主要成员商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家族和子女的尊严,以及增加对男方了解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媒人的多次奔走,女方家才会作明确的表态。在说婚过程中,女方家庭或家族最在意的是男方的家庭经济或家里的男丁状况。一般情况下,如果对方经济条件好,又是独子,哪怕男子本人的条件稍差一点,也不会受到影响。所以,鱼通人中有这样的顺口溜:“家庭条件好的男人,窗子里喊都能喊到老婆”。

订婚

订婚也称定亲。当提亲成功后,男方家便择一吉日到女方家定亲,将双方开亲意愿通过这种方式正式肯定下来。

鱼通人的订婚形式很简单。届时,由男方家委托媒人带队,两、三个亲戚相随,带上两斤白酒、两把挂面来到女方家。与女方家长一道将婚姻关系确定下来,并对结婚的相关事宜进行讨论和决定。订婚时,女方家要设宴招待。

订婚仪式后,男、女双方便具有了准婚姻关系,且具有“法定”效力。此后,双方家庭都不得轻易解约。在鱼通,订婚仪式不仅是对男、女双方家庭或家族开亲意愿的正式肯定,同时还具有向外界宣示的意义,即告知世人,某女子已经许配给了某个男子,两个家庭已经正式缔结了婚约,从此以后,其他男子不得再向该女子提亲。

鱼通人的订婚与汉族的订婚并不完全相同。汉族中的订婚实际上是对婚姻的确定,而鱼通人的订婚,虽然也包含有对婚姻关系进行确认,但这种确认多少具有一点“预订”的含义,而最终的确认需要由公嘛合了二人的“八字”后才能决定。如果“八字”相合,则婚约有效;如果“八字”不合,则解散婚约。

合婚

合婚即“合八字”,由公嘛主持。主要内容有三:一是确认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八字”是否匹配;二是测算婚期;三是测算什么属相的人可以作为伴郎、伴娘。

提亲时,公嘛只是对男女双方属

相的匹配程度进行了初步判断,但最终的确认则需要公嘛根据双方的生辰八字进行详细测算。因此,当订婚仪式完成后,男女双方的父母会带上各自儿女的生辰八字,一同到本地公嘛家里,请公嘛进行测算,以便对婚姻关系作出最后的确认。如果男女方的生辰八字相符,则表示婚姻关系得到最后确认;反之,若两人八字相克,则由公嘛提出“改教”方式进行化解。“改教”是汉语的说法,鱼通话称之为“喽姆么吴”,意思是将两个“八字”不合的人,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对不利因素进行化解,使之“相合”。公嘛提出的化解方式就是多做好事、善事,如给修桥、铺路的捐款。

但并不是所有“八字”相克的人都能通过“改教”化解而结婚。在这种情况下,公嘛一般不会直接说出“双方相克,不能结婚”之类的话,也不会直接说出“不能化解”的话。因为,在公嘛看来,直接否定一桩婚缘是一种不“积德”的行为;况且不能化解也从侧面说明公嘛能力欠佳。因而,公嘛通常会采取一些较为委婉的说法,如告诉双方家长“需要在空中架个桥”“需要去大河中间修个塔”等一些根本无法做到的化解方法。双方父母都是“明白人”,一听便明白其中涵义,就会自动解除婚约。

如果“八字”相符,可以结婚,则由公嘛根据双方生辰八字进一步测算出举行婚礼的时间。虽然结婚时间是由公嘛测算,但一般都要遵循以下原则:鱼通人的婚礼时间一般大都安排在下半年,尤以冬季最佳。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居住在山上的人们只有冬季才农闲,为了不误农时,婚礼一般都在冬季举行。此外,冬季刚经过秋收,家里也有了粮食,为举办婚礼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结婚的日子只能选择在每个月的下旬,每月十五日后不能举行婚礼。鱼通人认为,下半月就是人一生中的下半部分。对于结婚这种喜事而言是很不吉利的事,因此都多选择上半月。

在上半月也不是每天都行,要尽量挑选双日子(按农历计算)。双日子有“成双成对”的美好寓意。

此外,公嘛还要根据男女方的生辰八字来测算出“打发”(即出嫁)的日子,以及男女方在生辰八字上相合之人,以便主人家安排接亲和送亲队伍的人选;还要测算出新娘出嫁家门和进婆家门的时辰。这些经过公嘛测算出来的时间和人选必须严格遵循,不能随意更改。

合八字需要给公嘛一定的工钱,一般由男方家承担。

鱼通文化

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部落

杨晓燕

扫一扫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

乡村秩序

一个会种蘑菇的同学

高亚平

小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几个同学家,除了赵恩利家外,就是孟养利家了。赵恩利家在村北偏东赵家巷,其家有间厢房和两间厦房,两房相接处有个小天井,上面是一架浓荫蔽天的葡萄。那时流行打扑克,我便常和赵恩利在他家的天井里打牌,无论春夏秋冬,当然以前三季为多。尤其是夏日的午后,院子里静悄悄的,唯有蝉儿在榆树上长鸣,我们坐在天井里,微风轻拂,头顶是碧绿的葡萄叶和晶莹剔透的葡萄,长夏无事,足可玩个畅快。孟养利家在村十字西,门前临着一条小河,河水来自村东,清冷无比,一年四季,长流不息。到他家去,便需跨过一道小石桥。他家是四间厦房,东西各两间,中间是一个正方形的院子。因少人走动,院子里便时常结着一层薄薄的绿苔。若遇连阴雨天,绿苔便会缘滴雨石,爬上台阶,颇有一些古意和诗意。他家因两个姐姐已出嫁,家中唯有父母亲和一个弟弟,孟家中少人来往,因此显得异常安静。这种静,有时竟会让人感到一丝无端的胆怯。好在他家还有一个后院,足有半亩地大,里面除种有榆、椿、槐树外,还栽有柿树、杜梨和两株山药,这里,便成了我们的乐园。玩三角、弹弹球,秋天摘了拇指蛋大的山药蛋煮熟了吃。总之,一切都是随着我们的性子来。

在家中玩厌了,我们会相约到村外或邻村的同学家去玩。我们最爱去的地方是小峪河滩。暮春四月,杂花生树,麦苗已秀,雏鸡声声,我们沿着开满野花的田间小径,迤迤地来到河滩边。那时,小峪河还没有被污染,河水清澈,水中鱼虾繁多,加之沙白石洁,野芦遍地,绿树成荫,行走其间,确实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河畔散步,在林荫下读书,在河水里濯足,谈学习,谈理想,当然也谈各自心目中的女孩。至于夏日的傍晚,到小峪河边去散步,则是更惬意不过的事了。在河边走累了,随意找一个深潭,脱了衣服,在潭中戏水,此时,虫鸣如雨,洒落在苍茫的夜色中;萤火虫在我们周围飞,莹光一闪一闪,倏忽而东,倏忽而西,有时则静静地伏在石头上或草丛间,让人觉出夏夜之神秘与美妙。我们半躺半坐在水中,谈着心事,心如天边的云彩,已逸奔到了远方,而孟养利决心高中毕业后回家种植蘑菇的事,就是在那时,他告诉我的,我当时还惊讶了好半天呢。

转眼间,我们就高中毕业了。赵恩利考上了西安的一所邮电学校,我也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师范院校,只有孟养利没有考上,不得不回到了父辈们生活的村庄。好在他早有心理准备,便乐呵呵地奔他的生活去了。孟养利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当年夏天回到村里,立刻就着手搞起了食用菌种植。他又是拜师,又是看书,不到三个月,有关食用菌种植方面的书,就搞了个清清楚楚。买棉花籽、买锯末、买菌种、买塑料袋……腾出东边的两间厦房做养殖地,经过一番折腾,一切准备就绪,单等一个月后蘑菇长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搞食用菌种植还是一件新鲜事,最少,在我们村庄,还没有人种植过。孟养利搞食用菌种植的事,立刻成了村庄里的重大新闻,村里许多人都跑到他家来看稀奇。就连我也于周末休假时,骑着自行车,奔波四十多里地,到西关赶到老家,关注他的种植情况。也许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老话吧,孟养利种植蘑菇并没有他预想的那么顺利,一个多月后,除了少数培植的菌棒长出了蘑菇外,大部分菌棒没有长出蘑菇。惆怅之余,他干脆把这茬蘑菇采摘了,并于一个周日,约上我和赵恩利以及他的家人,把这一次蘑菇全部享用了。然后,他仔细寻找这次失败的原因,重打鼓,另升堂。此番的种植便异常的顺利,一个多月后,蘑菇大获丰收。他将这些蘑菇采摘了,然后,用自行车带到集市上全部售卖,赚到了他步出校门后的第一笔钱。得知他赚了钱,我当时还替他高兴了一阵子呢。此后,孟养利就开始了大面积种植,种植房不够用,他干脆和父母商量,将后院毁弃,在上面建了四间大瓦房,而房间里,便全部作了蘑菇种植地。

光阴如梭,不觉间就是几十年,在城市里生活惯了,我回乡日稀,和孟养利交往也愈来愈少,有关他的一些情况,也所知甚少。只隐约从母亲口中得知,在孟养利回村的最初几年里,他种植蘑菇赚了一些钱,后来,搞种植的人多了,蘑菇越来越不好卖,他便不再种植蘑菇,而是学了油漆,每天走乡串镇,给人家油漆家具。日子虽清苦,但似乎还过得去。去年过年,我回老家看望母亲,初一晚无事,我去他家找他,见了面,彼此间谈了一些各自的近况。他告诉我,他刚在村西路边盖了一间新房,年后就准备搬家。我听了,由衷地为他高兴。我问他见到过赵恩利吗,他说没有。其后,便无语,是一段长久的沉默,我们都感到有些尴尬。我知道,我们之间变得生分了。这不怪他,也不怪他,在时光面前,一切皆可改变,包括少年时的友谊。

我起身告辞。走在回家的路上,孟养利的身影不断在我的脑中浮现,我翻检着我们年少时的那些旧事,不觉有点淡淡的感伤。此时,远村近郭,不断有鞭炮声响起,抬头望望天空,不见月亮,只有几点散淡的星光。风很硬,夜色如墨……